

袁运甫 | 甫袁
YUAN YUN FU | UF NUY NAUY

袁 运 甫

YUAN YUN-FU

1949—1969

1969—1979

1979—2003

公共艺术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 乔还田

装帧设计: 北京博艺泛美设计中心

版式设计: 北京博艺泛美设计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运甫 / 袁运甫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3.12

ISBN 7-5060-1792-X

I. 袁… II. 袁… III. 绘画—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J2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0689 号

袁运甫

YUAN YUN FU

袁运甫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址: <http://01.peoplespace.net>

E-mail: 01@peoplespace.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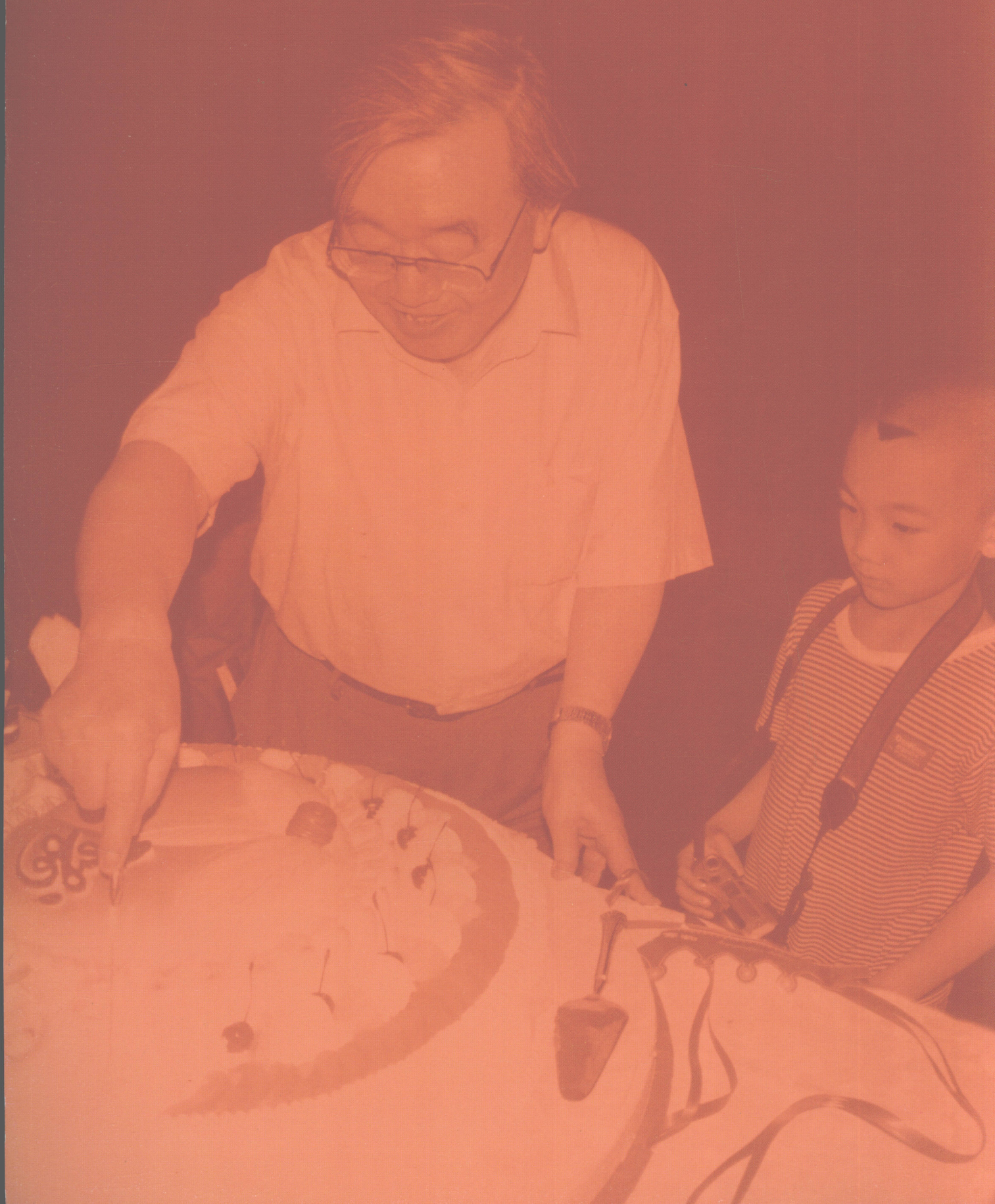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4

字数: 30 千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060-1792-X 定价: 50.00 元





袁运甫简历

出生地点及日期：中国江苏省南通市，1933 年

任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1、学术档案简介：

1949 年就读于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现改名中国美术学院)。

1954 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1956 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即任教，合并清华大学成立美术学院后继续任教，担任公共艺术学科博士生导师。

2、公共艺术代表作：

北京国际机场丙稀重彩壁画《巴山蜀水》(1979)。

北京燕京饭店重彩沥粉贴金壁画《智慧之光》(1980)。

北京建国饭店丙稀重彩壁画《长江万里图》(1981)。

北京地铁建国门站大型陶瓷壁画《中国天文史》(1986)。

西北轻工学院图书馆大型马赛克壁画《文明的飞跃》(1987)。

北京发展大厦大型玻璃与金属悬雕《翔》(1989)。

北京世界公园大型彩色石雕嵌铜壁画《世界之门》(1991)。

尼泊尔，国际会议大厦门厅锻铜镀金浮雕壁画《祥和之都》(1992)。

桂林市“华夏文化广场”总体艺术环境设计与大型壁画、雕塑等公共艺术创作(1997)。

北京“太庙”，国家礼器《中华和钟》，美术总设计（1999）。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大型重彩壁画《华夏神韵》(2000)。

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纪大厅大型环形壁画与整体环境的综合设计和制作，担任美术总设计（2001）。

人民大会堂山东厅锻铜贴金壁画《泰山》(2002)。

4、出版书目：

文集：1987 年《装饰绘画散论》，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5 年《袁运甫悟艺集》，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2001 年《有容乃大》，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主编：1989 年《中国当代装饰艺术》，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6 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56 - 1996）艺术设计》，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

画集：1980 年《袁运甫画集》，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3 年《袁运甫画集—壁画、彩墨画》，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1994 年《袁运甫彩墨画》，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2000 年《袁运甫谈水粉》，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

5、作品展览：

中国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青岛美术馆、南通展览馆、南京师范大学美术馆等举办个展。

1981 年美国纽约 WALLY FRADELY、STYRIA STUDIO 画廊举办个展。

1990 年新加坡文物展览馆举办个展。

1991 年应邀参加美国西雅图公共艺术节，同时举主办个展。

1992 年美国洛杉矶东方艺术中心主办个展（获加州州长金印奖）。

1993 年马来西亚吉隆坡市国家石油大厦举办个展。

1997 年香港艺术中心举办个展。

1998 年澳门文化中心举办个展。

6、专业评审与社会兼职：

自八十年代来，文化部和全国美协聘为六、七、八、九，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评审委员会委员、总评奖委员会委员。自 1980 年至今，担任国家邮票艺术设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副理事长。深圳大学艺术学院、汕头大学艺术学院、山东省工艺美术学院名誉教授。

兼任全国美协理事和中国壁画学会副会长等职。

BIOGRAPHY

Yuan Yun-Fu

Professor of Tsinghua University College of Art, Ph. D. Advisor.

Born in 1933, Nanto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China.

Member of the 9th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Board of Director of China Artist Association.

Deputy Director of China Muralist Association.

Vice Chairman of China National Stamp Design Selection Committee.

Judge of the 6th, 7th, 8th and 9th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of China.

Deputy Director of The Board of China National Art and Crafts Association.

Consultant of Beijing Municipal Government

Consultant of Beijing Art and Crafts Corporation.

Consultant of Museum Art and Crafts of Beijing.

Honorary Professor of Shenzhen University School of Art, Shantou University School of Art, Shandong College of Art and Crafts.

Education

1949 Hangzhou National Art Academy (China Art Academy, today).

1954 B.A. from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 Beijing.

Solo Exhibition

1964 Yuan Yun-Fu Gouache Painting. National Art Gallery, Beijing.

1981 Wally Fradely Gallery. New York.

1985 Yuan Yun-Fu Tapestry. National Art Gallery, Beijing.

1987 Styria Studio Gallery. New York.

1988 Nantong Exhibition Hall, Nantong.

1990 Singapore Cultural Relic Museum. Singapore.

1991 Twin Crane Gallery. Seattle.

1992 Oriental Art Center. Los Angeles

1993 China Art. National Petroleum Gallery, Kuala Lumpur.

1996 Yuan Yun-Fu New Painting. National Art Gallery, Beijing.

Yuan Yun-Fu Painting. He Xiangnin Art Museum. Shenzhen.

Nanjing Norman University Art Gallery. Nanjing.

1997 Hong Kong Art Center. Hong Kong.

1998 Macao Art Center. Macao.

Numbers participation of group shows in Paris, Tokyo, Singapore, Rome, Taiwan, etc.

Major Public Art Work

1979 Three Gorges. Acrylic mural. Beij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Beijing.

1986 History of Chinese Astronomy. Painted ceramic mural. Jian Gou Men Subway Station, Beijing.

1989 Soar. Glass and metal sculpture. Development Building, Beijing.

1991 World Civilization. Carved granite wall relief mural. World Park, Beijing.

1992 Eye of Wisdom. Copper smithery wall relief mur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Nepal.

1997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arved granite wall relief mural. Chinese Cultural Plaza, Guilin.

1999 Millennium National Ceremonial Instrument. The Imperial Ancestral Temple, Beijing.

The Great Wall. Acrylic mural. Beiji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Beijing.

2000 Ode to China. Carved granite mural. The Millennium Plaza, Beijing.

2002 Tai Mountain. Copper smithery wall relief mural. The Great Hall of People, Beijing.

Publication

1980 Yuan Yun-Fu Painting. People's Art Publishing Co.

1983 Yuan Yun-Fu Mural and Color-Ink Painting. Hunan Art Publishing Co.

1987 Essay on Decorative Painting.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Contemporary Chinese Decorative Art.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4 Yuan Yun-Fu Color-Ink Painting. Hunan Art Publishing Co.

1995 Yuan Yun-Fu on Art. People's Art Publishing Co.

1996 Central Academy of Art and Design 1956-1996, Art and Design. Hebei Art Publishing Co.

2000 Yuan Yun-Fu Talk on Gouache Painting. Guangxi Art Publishing Co.

2001 Tolerance and Capacity-Issues on Public Art, Decorative Art, Fine Art and Art Education. Lingnan Art Publishing Co.



袁运甫的寰宇

吴冠中

我于1964年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与袁运甫相识，我们同系共事，相处融洽，迄今四十年矣。

工艺美院有一股暗流，就是怕学生爱上绘画便影响工艺专业。我教绘画基础课，作为打工任务是无妨的，但观念上，认为造型根基不深厚便提不高设计能力。因此绘画教师与设计教师间隔有一层膜，彼此看对方不清晰。而袁运甫，他作为专业教师，却强调绘画基础。他热爱绘画，自己绘画功底厚，素描、水粉、油彩，十八般武器件件熟练，这便是我与他之间的纽带，是我们从友谊到相知的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惺惺相惜，我们更深一层的彼此理解是在文革下放农村。在李村，在巨大的压力下偷偷作画的苦乐中。我无奈中利用了粪筐作画架，第二个也背起粪筐的便是袁运甫。我们二人无愧是粪筐画派之首。写生本身是一种战斗，没有这种基本的战斗经历的人要上艺术战场，难以设想。我和袁运甫是在长期写生战斗中培养的战斗友谊，我们仿佛是走过了艺术长征的老战友。我们经历过的战役从上海、苏州、吴县、黄山、武汉、三峡、白帝城、万县、重庆，一直到浙江温岑及胶东的许多渔村，我们画过同一个对象，或各画不同的对象，在作品与被写生的对象的差异间，彼此比较，便更深入理解各人的着眼点与不同情思。这种令人陶醉的艺术生涯孕育了我们的人生气质和艺术素质，我们对此永远怀念！

袁运甫似海绵，他吸收一切养份。从院内的张光宇、张仃、庞薰琹、祝大年、郑可等老师一直到社会上各画种的专家，甚至学生。他从不放过学习的机缘，至于国外当代各门类的突出代表，我是连名字也不熟悉了。他精力充沛，贪食，又有一个强劲的胃，善于消化。另一面，他爱才，恨不能收尽才华为我院所用，这方面他寄厚望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并时时流露这种心态。

袁运甫的写生绘画作品，我比较熟悉，他对形的掌握十分严谨，对色力求强烈而丰富，他的画面充实，每次作画如欲予读者丰盛之宴，这位厨师善用调料，肯下细工，但求创造出真正的美食，今日看他数十年前李村的作品，仍散发着当年简陋厨房里烹饪的余香。他作水墨，从传统荷花的变种到现代钢桥的构架，探索之中力求超越时空。精力过人的老袁永远紧追时代，他跑得快，我已老迈，往往看他远去而欣赏其背影了。他作了许多大型壁画，我未能尽睹。大型壁画又有大型的新问题。“尽精微而致广大”，这话值得思考，尽了精微未必能致广大，甚至有碍于广大，堆砌与延续决不等于广大，但这在当前却有泛滥的倾向。在广大中又尽精微的作品肯定不少，但要害是致广大，传统中精微而不广大的壁画不足为师，新时代的新壁画如何结合新环境，新情调，新气氛，有待子孙的大胆创新。袁运甫看尽古、今、中、外的壁画，正肩负着创造新传统，启发后来人的重任，他的寰宇无限量。

袁运甫先生七十华诞

杜大恺

袁运甫，1933年生人，祖籍江苏南通。父袁鼎和，通经史，擅诗词。母程淑敏氏，乃桐城派后人。十四岁时，祖父歿世，被命为祖父画像，隔夜而成，神形毕肖，四邻惊异。

1949年，年十六，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师从吴大羽，林风眠，潘天寿等。1953年，院系调整，遂北上转入中央美院，翌年毕业就职于人民出版社，任美编。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即调入该校任教至今。

创作初期，画水粉，实景写生，步履所及江、浙、川、鲁等地，风格清丽，虽囿于时势，仍不舍求新变更之锐。六十年代改用高丽纸画彩墨，法融中西，开风气之先。文革期间，下放冀中，与吴冠中等荷锄扶犁之隙，将画具匿于粪筐，不惧批判，依然涂红抹绿，且自称“粪筐画派”，行为迂阔，史所未闻，竟成佳话。

1978年，与张仃、祝大年、袁运生、肖惠祥等为首都机场创作壁画，历数月，完成巨制《巴山蜀水》。揭幕之时，观者如潮，万人空巷，乃一时盛事。日本评论家桑田住雄观后唏嘘叹曰：“中国新时代之肇始”。其后陆续有陶瓷，纤维，金属，石雕等壁画问世，分置于北京地铁，世界公园，陕西西安，广西桂林，江苏南通等地，观其所作，每每立异标新，为世所示范。

自八十年代始，倡言大美术观，呼唤公共艺术，因应时势，声夺人先，而今已成天下共识。与之同时，另以宣纸作彩墨，画山水，花卉，尤以荷花名重于世。

历年来出版有《袁运甫画集》、《袁运甫论水粉画》、《袁运甫彩墨画》、《袁运甫线描集》等，并有《悟艺录》、《有容乃大》文论问世。

袁氏一家，其妻、其子、其弟、其侄、皆为艺术家，且各领风骚，为世之奇观也。

二

今年六月五日，运甫先生七十华诞。古人曰“人生七十古来稀”，不因风俗亦应为之纪念。

惟不巧，其时偏遭“非典”，城中饭庄酒楼皆休市，幸赖袁加，孝心生机智，竞租得游艇，遂邀余与众后生凡四十余人，并先生阖家，泛舟昆明湖，于船上为先生祝寿。曩者慈禧太后曾有泛舟湖上以庆寿辰之风光，世事沧桑，如今此风光亦降临吾辈，快哉快哉。

是夜风和气清，波光冶荡，船上诸人，觥觥交错，放浪形骸，极享情感之盛宴。有一刻，船止湖心，机声消寂，四顾阒然，恍若光阴驻足，天水之间冥思氤氲，岸上的林木楼阁，黑影幢幢，犹如悠远而沉重之历史。

二零零四年一月七日，运甫先生拟于中国美术馆举办从艺五十年回顾展，此乃生日纪念之赓续。

幸哉艺术家，生命之步履均可由形色一一铭记，且可供人供己尝玩品评，形色可睹遂较文字之铺张，节制而无隔膜。

展品自其就读杭州第一幅作业始，其下依序为六十——七十年代激情岁月时所作，可见东寻西觅，上下求索之情景；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作品，虽有无奈

终亦浪漫；八十年代后则是步入新时期之作品，尽显蓝天白云之下，意兴勃发，纵横恣肆之酣畅。五十年间，运甫先生之艺术历经材质、语言、画种之不断幻变，究其缘故，固苛意为之者众，然亦有不得不为之之苦衷。今之视昔，其间之事事非非，皆成即往，而与日彰著者惟其如江海相逐，峰峦相拥之艺术，惟其睿智坚忍从容之身影。历史之得失或有玄机，人不可尽知焉，然此《回顾展》则是其文华斑斓之永存。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借用刘禹锡酬答白居易之诗句，祈祝运甫先生生命长青，艺术长青，且与先生约定，待先生八十华诞，再度泛舟昆明湖，洒欢声笑语于万顷碧波之上。

2003.11.23

向袁运甫先生致敬

陈丹青

袁运甫先生的艺术生涯，今已度越五十春秋。半世纪以来，先生师从共事的前辈，或凋零，或身退，当今艺坛，尤在“公共艺术”领域内，若论承上启下，门类广涉，功业深厚，竭诚奉献如袁运甫先生者，诚哉硕果仅存。

袁运甫先生早岁入杭州国立艺专，时在1949年秋，其求艺问道的全过程，正与新中国同龄。昔五十年代，先生由中央美院而中央工艺美院，风华正茂，即慨然有“大美术”宏愿；六十年代末，文革乱世，先生潜沉修炼，艺事不辍，而竟初成日后画境；七十年代末，值先生年富力强，忝为主事者之一参与机场壁画盛举，从兹俨然文革全国范围草创“公共艺术”主将。自八十年代中执掌装饰艺术教学整十五年，德高望重，育人无数，此一时期中央工艺美院的灵魂人物，无疑是袁运甫先生。

大致说来，袁运甫先生的绘画观是多极的、综合的、功能的、时代的——他所胜擅的画工，在纸本、油彩、壁画及各种新旧媒材间往来无碍，既多且杂，而能专精；他所追慕的美学，兼取两宋山水画的宇宙观、敦煌、南欧与墨西哥古今壁画的富丽宏大、历代民间工艺的活泼喜气，及欧陆早期现代主义绘画的简明严整；他组构作品的图式，以中国古典雅文化俗文化符号与现代西方设计学相交错；而他所秉承的宗旨，要言之，是为寻求当今时代为大众、为国家的新艺术，其情感立场，根植于民族自尊，其眼界胸襟，看向世界与现代：这原是几代本土艺术家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契合的大理想，而在数十年曲折反复的文化情境中，时或受挫，时或推展，时不免流于口号与空想。可喜者，袁运甫先生精力弥漫、身体力行，天性达观、现世、积极，正是一位雄心勃勃，在“现实”与“实现”之间不倦周旋而能始终高悬理想的人。

袁运甫先生的公业，多有评价，而其教养与师承，委实来历不凡，殊可表说。

先生初在江南的老师，是倪怡德与关良。之后，师从习染者有林风眠、吴大羽、董希文、卫天霖、吴冠中等，均为国中纯绘画才子。关、倪二位取后印象派旨趣，落笔肯定，幅面简括，先生开手作画，即不落繁琐拖沓之弊；而林风眠的潇洒奇幻，吴大羽的神采飞扬，卫天霖的设色浓郁，及董希文命题创作

而能绚丽多姿，均在不同面向予先生壮年期绘画观发生莫大的影响——其时，国中尚未有“公共艺术”之说，而以昔视今，今日“公共艺术”作者群谁曾有此之幸，与上代纯绘画精英交接同堂，孜孜锤炼？

及至北上，有如命运的伏笔，袁运甫先生得与张光宇、庞薰琹、张仃、祝大年、雷圭元诸元老因缘际会，为其纯绘画教养豁然开启别一通途，他日遂玉成先生“大美术”宏愿。此亦今之视昔，感慨所在：袁运甫先生对上述师长始终怀抱景仰，在长篇自述中言及自己者殊少，感念师长者多多，此非仅尊师之德，更有同道同志之谊——自中国新兴美术事业起，有别于徐悲鸿先生主张“为人生而艺术”、刘海粟先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当年组建工艺美院群体自始即抱持未经命名的“第三主张”，相对于徐、刘二说，顾其偏而求达、存其理而致用，尔来异同互见，各有交会——其中张光宇并张仃二位，说来乃画道之杂家也，本无心标榜一家；祝大年、雷圭元二位，工艺美术专家也，亦与纯绘画之“纯”有隔；更有决澜社公子庞薰琹，绘事隽雅，虽以装饰美学入于水彩油画，实与“公共艺术”有涉而无迹，也难归类。他们既不能被视作任一画种或体裁的独幅画画家，也不入政治性“主题创作”套路，他们各备巧艺，旨趣纷杂，脉迹虽殊，实则志同，其志，即在汇通雅俗，光大公共艺术。惜乎，今返顾其身处的阶段，看似逢时，实大不逢时：平心而论，以上人物均属当年自外于单一绘画取向的艺术家，虽负盛名，实为主流美术界“另类”，他们的共同际遇，是有理想而乏善局，虽开派而难施展，尤可叹者，此一群体的学术定位，始终被行政文化置于“工艺门类”之偏，用则用矣，终不能名正言顺，纵意而为。

然以上精英在院墙内的教学生涯毕竟相对有为，遗泽后学，后学之中，乃有袁运甫先生集采众家，脱颖而出——数十年工艺美院诸元老聚散荣枯，壮志未酬，而居间传承，允为中坚，今惟袁运甫先生可谓荣荣大者，卓然有成。

二十多年来，先生于重要场所创绘的宏篇巨制，历历可指；而先生前三十年绘事如何广为铺垫、久事酝酿，实鲜为人知：本次回顾展及精印画集收入逾百件单幅色彩写生与创作稿件，此前几乎未曾面世，实为窥探袁运甫先生轨迹不可或缺的历史文本，弥足珍贵。而比照今之院校现状，怀想昔年艺术教学，俯仰之际，感慨多端。

这批作品分两类，一类是为壁画所作大型稿本，是宏篇巨构的“第一叙述”，精彩纷呈，极富观赏与研究价值：今公共艺术大型创制多呈功力不逮、粗陋空疏、应景应急之弊，看袁运甫先生二十多年前手绘稿本，莫不倾其才力，兢兢业业而堂堂正正，论风流韵致，较日后正篇尤或胜之，而当今相类稿本能获此等匠师之心手者，慨乎难求；另一类，则是先生数十年壮游天下的水粉写生，量质丰盈，元气淋漓，更呈示惊人的才具与功底，其特质，一是观照的主动，二是手法的提炼，三是局面与气势的完满。尤可注意者，这批画作既备高难度手腕而有别于写生技术习练；既是大型创绘的详实素材而迥异于虚构篇章——志在“公共艺术”而积有倾箱盈筐的写生，临场写生又能姿意操纵而不违写生之道者，遍观晚辈画手，非单技艺沦失，殊难望其项背，是连写生作为职业画家的“操守”，亦迹近无传矣。

袁运甫先生对景，著眼大体，无惧纷杂，遍揽细节，不落琐屑：详察画中物象种种，举凡远畴近树、船桅钢筋、花枝标语、人群动态等，在在放胆描绘，取舍自如，凡有临场经验者，便知此为写生大难，非“主动”不可为也。而在景物纷繁间，观其“象”，成于“篇”，取其“姿”，形于“笔”，总能位置妥贴，主次俨然，此端赖“提炼”之功也。其中，以成于文革期间的大幅水粉，份量最重，气格最大，尤可叹者，乃画中丰沛的豪情：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不计时

运乖背，惟见山河壮阔，时值壮年的袁运甫先生居然锦心绣手，一日一幅，一幅一局——其作法，多循西画规矩，落幅则大有两宋画家居高临下，万般皆备于我之慨，以至每取一景，不论峰峦村巷厂区港弯，亦或万瓦鳞次名城广厦，先生必兴致勃然，务尽登高望远之胜，于是对景四顾，胸次浩荡，惟恐不得阔大，至于极端者，有化工场全景一幅，先生竟攀抵烟囱顶端，荡然临风，展画竟日，其苦可知，其壮怀可佩也。

闪烁之间，这批作品隐约可见前辈作画的缤纷意趣，如关、倪的扼要，庞薰琑的璇旒，董希文的响亮，吴冠中的姿肆……，经袁运甫先生调理经营，乃自出一格，转呈朗健强旺、欣欣向荣之象；再与先生近二十年“公共艺术”巨制一并审视，则表里映照，旨贯始终，匠师风范，焉然在矣——大风景、“大美术”、及至厅堂壁绘大山大水，一路行来，体格硕大的运甫先生总归是雄心大，格局大，气象大，以至吴冠中先生为文，称袁运甫先生消化力强，因其食量大。

而先生从来谦抑。这批写生画竟长年铺存床下，默不示人，近日得缘趋访观览，先生惟据案陈示，了无得色，若平常然——运甫先生与我，本非师生，也无私谊，仅或一面之识，二十一年前当我远赴纽约前夕，值先生访美回京，忽来语告，面有喜色，称示我画作图片于纽约华莱·芬德里画廊，彼有意代理，适可去也。及去，果然如是。尔后音讯不通，迄未称谢，匆匆十八年过去。新世纪前夜忽得越洋电话，竟仍是运甫先生报信，唤我归返，辅助教学，于是遵命赴任，及今，将四年矣。

今夏，运甫先生年届七旬，有亲属弟子设局画舫，庆贺华诞，时在傍午，湖风轻砑，场面和煦：众生相继感言，每必称先生执教数十载，提携后辈，不遗余力——念及先生二度报信，所为者何？虽有恩于私我，实出以公心——五十年耕耘收获，今先生入“从心所欲”之境，望之老而弥坚。晚生草成此文，言不及义，谨向袁运甫老师致敬。

2003年岁阑写在北京

兼容并蓄 有容乃大

刘巨德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界有一批不拘成法，融会中西，兼容并蓄，推陈出新的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如张光宇、庞薰琑、张仃、雷圭元、高庄、卫天霖、吴冠中、郑可、祝大年、柴扉、袁迈、奚小朋等。他们长期聚集于装饰艺术和形式美的旗帜下，为追求艺术理想，默默植根于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艺术之中，探寻着艺术的永恒与流变。虽然他们每个人的历史机遇不同，局限不等，但其视艺术为生命的最高使命，始终不变。他们学贯中西，厚积薄发，所作所论和而不同，各有建树，为中国现代艺术的积淀与创新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

这段广漠的探索之路，使我们看到老一辈艺术家追求艺术的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犹如夸父追日般壮丽、孤寂，也像庄周梦蝶式悠悠然，宁静致远，同

游于艺，同乐于天。在当时的年代，他们的探索形成了中国美术教育界独树一帜的艺术学派，其艺术血脉深远广大，在年轻一代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袁运甫先生身为本学派的一员，深感装饰艺术与形式美的艺术思想是中国美术界的一代群星之光。作为老一辈与青年一代之间承前启后的艺术家，如何沿着老一辈艺术家的治学之道、创艺之规向前走，创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艺术特色，已成为袁运甫先生不断思考的问题。为此，他身体力行、热情传授、不断开拓。张光宇先生“不挂牌子，不固定语言”的言传身教为他开启了一条兼容并蓄、贵乎中和的艺术大道；“方圆论”给予了他通向天地大形、阴阳大法、集成通变的创造性原理。他把张光宇新中国画探索之路延伸到了公共艺术领域，提出了大公共艺术的理论，撰写了《悟艺集》、《装饰艺术散论》、《有容乃大》等有关装饰艺术的论著，不仅呼唤前辈的艺术精神和思想，而且抒写了他开拓装饰艺术创作之路的情感和智慧，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科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袁运甫先生曾经过杭州国立艺专、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不同院校的教育和锤炼，既有扎实的中西绘画功底，又有兼容并蓄、学贯中西的能力，同时横跨设计学与美术学两大领域，从事国画、壁画、水粉画、纤维艺术、书籍艺术等创作，并且变而通之，得心应手。他创造的感觉始终处在动态的、新鲜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如果说艺术家可以分为凝聚型与扩张型，袁运甫先生无疑属于后者。他既善于从历代工匠所创造的石窟艺术、墓室壁画及浩如烟海的民俗美术中吸取营养，知常求变，唯变所适，又能与西方现代艺术及民族本土艺术结下不解之缘。他深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装饰艺术的哲学、美学基础，更是产生中国现代艺术的沃土和根基。

通过袁运甫先生和老一辈艺术家的艺术实践与成就，我们可以看到装饰艺术的提法，起始于特殊年代。那些探索绘画与设计艺术语言真谛的前辈们，用了一个能为当时的中国美术界所接受的概念，为研究艺术美的本质、艺术形式与艺术内容的关系，找到了一个相对宁静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代又一代艺术家为其献身，为之奔走呼号的装饰艺术所探寻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花瓶，而是肉眼看不见的味之不尽的生命之象，是东方现代艺术的源泉，是创造人类生存境界的自由之门。艺术的永恒是超越社会、超越理性、超越自我的，装饰艺术和形式美的旗帜旨在探索追求艺术本体独立自由之精神，它超越社会功利的形而上艺术特征，将会更本质地体现艺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并显示出艺术的永恒魅力和善化人性的大我无我之境界。

2003.12.20



1949年,16岁的袁运甫从苏北一座小县城——南通,踏入西子湖畔的国立艺专学习。三年后,随着国家教育体制调整,他又北上京城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并于54年毕业。袁运甫在南、北两所著名学府中,承接了二十世纪中国众多艺术大师的直接指导。这几年辛苦而快乐的学习生活,使他享受终生。他曾多次动情地回忆那时的学艺生涯。他说:“我由衷感激在两所母校受到的艺术启蒙。这不仅为我在学习上打下了严格的基础,更可贵的是它引领自己在通往中、西艺术悠远的辉煌道路上,自觉选择个人奋进的方向和方法,并善于在艺术实践中建立以艺术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忠诚。”

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时,他被调院任教。

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他就参与了中国画的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和实验。他将中国传统重彩艺术和西方古典主义、印象主义、立体主义的艺术流派以近乎完美地绘画形式融汇一体,成为众多探索中西艺术相结合的先驱者中的一员。他为此经常深入到各少数民族地区和民间艺术集散地进行考察和写生。带学生赴敦煌、桃花坞、杨柳青等地临摹学习。

另外,他热衷于大型艺术,如壁画的创作和研究,这使他深入探索中国传统绘画的民族精神,体验民间艺术的浪漫情怀,分外关注墨西哥壁画艺术的革命性和民族性特征。他已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探索民族、传统和现代文化间的衔接关系。这为他后来提出的艺术上遵循“有容乃大”、“大美术”和“公共艺术”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在近代美术历史上,这种思考显得尤为珍贵。

1949—1969





